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十九 起永淳元年盡中宗嗣聖三年凡五年

高宗天皇大聖大宏孝皇帝下

壬午開耀二年春二月作萬泉宮於藍田 藍田縣漢屬京兆後魏置藍田郡隋廢郡爲縣復屬京兆 癸未以皇孫重照生改元永淳赦天下賜酺三日 三月戊午立皇孫重照爲皇太孫上欲令開府置官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不立太孫但封王耳晉及齊皆嘗立太孫 晉惠帝立太孫臧齊武帝立太孫昭業 其太子官屬即爲太孫官屬未聞太子

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為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方慶褒之曾孫也名綝以字行　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　夏四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上以關中饑饉米斗三百將幸東都丙寅發京師留太子監國使劉仁軌裴炎薛元超輔之時出幸倉猝扈從之士有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詔即閱視赤縣獄西京以長安萬年為赤縣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辛未以禮部尚書聞喜憲公裴行儉為金牙道行軍大總管此指西突厥之金牙山也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行

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勮咸陽尉欒城蘇味道
劉昫曰欒城漢關縣後魏於漢關縣古城置欒城縣屬趙州余考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關縣又考宋白續通典鎮州欒城縣本漢關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關縣故城置欒城縣則劉昫誤作關縣明矣○勮音具又音據
皆未知名行儉一見
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勮弟勃
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
義烏漢烏傷縣地後漢分烏傷置長山縣晉以長山爲東陽郡治所唐復別爲縣武德七年改烏傷爲義烏縣屬婺州
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
李敬元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
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
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
黔州彭水縣漢酉陽縣地武德二年分彭水於巴江西置盈隆縣先天元年避太子名改曰盈川非此也衢州龍邱縣武后如意元年分置盈川縣縣西有刑溪陳時土人呰與惡刑字改曰盈川因爲縣名
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勮

味道皆與選如行儉言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虔勖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爲名將行儉嘗合藥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又有敕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阿史那都支見上卷調露元年得馬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爲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而盡行儉工於草隸上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上覽以爲珍秘行儉每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　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

眾於伊麗水（白弓月城西北郡川當其失密伊麗河至碎葉界）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碎葉城東有熱海地寒不凍）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既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鍵使人推之力省而功多百姓賴焉明年微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使袒而視其瘡歎息良久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廢后方翼從祖女弟也歸者復歸夏州）

酉車駕至東都　丁亥以黃門侍郎潁川郭待舉（隋改長社爲潁川縣武德四年

（復曰長社屬許州）兵部侍郎岑長倩秘書員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鼓城郭正一吏部侍郎鼓城魏元同（鼓城漢臨平下曲陽兩縣之地屬鉅鹿郡隋分稾城於下曲陽故城東五里置昔陽縣尋改爲鼓城縣屬定州）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舉等謂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長倩文本之兄子也先是元同爲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爲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見後漢紀）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

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豈直愧彼清通昧于甄察亦將竭其庸妄糅彼茅絲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贓私一啟以及萬端至乃為人擇官為身擇利顧親疏而下筆看寒暖而用情悠悠風塵共相奔競擾擾宦途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情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周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庶品專斷于一司不亦難乎臣聞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今貴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齔之年已腰銀艾童丱之歲丱音慣已襲朱紫弘文崇賢之生千牛輦腳之類課試既淺藝能亦薄而門閥有素資望自高少仕則廢學輕試則無才於此一流良足惜也又勳官三衛流外之屬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書判亦非先德後言之義也臣又以為國之用人有似人之用財貧者厭糟糠思短褐富者餘粱肉衣輕裘故

衰敝之賢之時則姑舉策朽鈍而乘馭之太平多士之日則宜妙選髦俊而任使之今選者猥多以僞濫爲急竊見制書三品至九品並得薦士此誠側席旁求之意也但賞罰不明故下無畏懼而苟以應命耳且惟賢知賢聖人篤論今之舉主類皆庸陋身且濫進豈知人如欲務得賢才兼須擇其舉主流清以源潔影端由表正必然之理也伏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五月東都霖雨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餘家關中先水後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於路人相食

上既封泰山欲徧封五嶽秋七月作奉天宮於嵩山南（奉天宮在洛州嵩陽縣）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裏行者資序未至未正除監察御史介于監察御史班裏行也）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以來菽粟不稔餓殍

相挐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上雖不納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無敢逆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詩卷阿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云梧桐柔木也山東只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宦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荆州荆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以爲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爲良嗣所怪乎詔慰諭良嗣令棄竹江中良嗣世長之子也蘇世長見一百八十八卷高祖武德四年黔州都督謝祐希天后意逼零陵王明令自殺上深惜之黔府官屬皆坐免官祐後寢於平閣與婢妾十餘人共

處夜失其首。垂拱中，明子零陵王俊、黎國公傑爲天后所殺，有司籍其家，得祐首，漆爲穢器，題云謝祐，乃知明子使刺客取之也。

太子留守京師，頗事遊畋，薛元超上疏規諫。上聞之，遣使者慰勞元超，仍召天子赴東都。

吐蕃將論欽陵寇柘、松、翼等州。顯慶三年開置柘州蓬山郡，隸松州都督府。宋白作拓，曰以開拓爲稱。今按新舊書皆作柘。翼州本漢蠶陵縣地，故城在州西，有蠶陵山。隋爲翼針縣，唐武德元年置翼州，取州南翼水爲名，故云翼州。詔左驍衛郎將李孝逸、右衛郎將衛蒲山發秦、渭等州兵分道禦之。

是秋，山東大水，民飢。

冬十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甲子，京師地震。

丙寅，黃門侍郎劉景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先，即齊賢，以避故太子賢諱改名。

是歲，突厥餘黨阿史那骨篤祿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襲吐屯。、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據黑沙城反。杜佑曰：阿史德元珍習知中國風俗、邊塞虛實，在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坐事爲單

下長史王本立所拘繫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以爲阿波大達干令專統兵馬事入寇并州及單于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初薛仁貴敗於大非川除名爲民尋以高麗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坐事徙象州會赦歸帝思其功召謂之曰往在九成宮遭水無卿吾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聖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何可相忘有人云卿在烏海城縱虜不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惟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邪授瓜州長史至是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將兵擊元珍于雲州虜問唐大將爲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以紿我仁貴免冑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因奮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捕虜二萬餘人

將王方翼在夏州亦被詔擊元珍方翼患虜騎充斥乃斵板畫虎鉤聯解合牙爪生動虜馬見之驚駭奔潰遂大破之獲大將二人降其桑乾舍利二部　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於白水澗八戰八捷上以師德爲比部員外郎左驍衛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才勿辭也　武候將軍田仁會誣奏侍御史張仁禕上臨軒問仁禕仁禕惶懼應對失次御史大夫韋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禕連曹頗知其事仁禕懦不能自理使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卽臣亦事君不盡矣請專對其狀辭辯縱橫音旨明暢上深納之仁禕得免罪思謙在憲司每見王公未嘗行拜禮或勸之答曰雕鶚鷹鸇非衆禽之偶耳目之官固當獨立耳思謙初爲尚書左丞奏曰陛下爲官擇人無其人則闕

今不惜美錦使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也遂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嵐勝二州兎爲暴千萬爲羣食苗並盡兎既盡不知所之

永淳二年春正月甲午朔上行幸奉天宮　二月庚午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擊卻之乙亥復寇嬀州三月庚寅阿史那骨篤祿阿史德元珍圍單于都護府執司馬張行師殺之遣勝州都督王本立夏州都督李崇義將兵分道救之考異曰時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夏字恐誤

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癸丑守中書令崔知溫薨舊制凡九品以上職事官皆帶散位謂之本品職事則隨才敘用或去或入則

或去高就卑遷徙出入參差不定散位則一切以門蔭結品然後以勞考進叙武德令職事解散官欠一階不至爲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令以職事高者爲守職事卑者爲行仍帶散位其欠一階仍舊爲兼或帶散官或爲守參而用之其兩職事亦爲兼頗相錯亂咸亨二年始一切爲守其欠一階之兼從去聲其兩職事之兼從平聲字同音異耳　夏四月己未車駕還東都　綏州步落稽白鐵余埋銅佛於地中久之草生其上紿其鄉人曰吾于此數見佛光擇日集眾掘地果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病皆愈遠近赴之鐵余以雜色囊盛之數十重得厚施乃去一囊數年閒歸信者眾遂謀作亂據城平縣自稱光明聖皇帝置百官進攻綏德大斌二縣城平及二縣皆屬綏州西魏所置也宋白曰二縣皆漢膚施縣地魏神龜元年置城中縣隋避諱改爲城平大斌縣時理城平縣界廢平故城綏德縣亦膚施地魏大統十二年分上郡南界郡尼谷置縣隋煬修曰大斌者取稽胡懷化文武雜半以爲名殺官吏焚民居遣右武衛將軍程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甲申攻拔其城擒鐵余餘黨悉平考異曰僉

韋云延州儋則又云自號月光王又云儀鳳中移挺斬平之今從實錄 五月寅庚上幸芳桂宮儀鳳二年營桑桂宮于澠池縣西五里調露二年改曰避暑宮永淳元年又改曰芳桂宮至合璧宮遇大雨而還

乙巳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蔚州時爲忠順軍節度豐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牛頭朝那山在豐州河北兵敗爲虜所擒朝議欲廢豐州遷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都督府司馬也上言以爲豐州阻河爲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遷百姓於靈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爲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北始安今若廢棄則河濱之地復爲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乃止

六月突厥別部寇掠嵐州偏將楊元基擊走之 秋七月己丑立皇孫重福爲唐昌王 壬辰詔以今年十月有事於嵩山尋以

上不豫改用來年正月　甲辰徙相王輪為豫王更名旦　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見政歸宮闈陽病瘖乞骸骨許之　八月乙丑以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留唐昌王重福守京師以劉仁軌為之副　己巳河溢壞河陽城水高于城五尺居民廬舍漂沒皆盡　冬十月己卯太子至東都　癸亥車駕幸奉天宮　十一月丙戌詔罷來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鳴鶴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在簾中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鳴鶴叩頭請命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百會腦戶二穴鍼灸經百會一名三陽五會在前頂後寸半頂中央旋毛中可容豆鍼二分得氣即瀉腦戶一名合顱在枕骨上强後寸半禁鍼鍼令人瘂此特鳴鶴鍼欲出血瀉疾即止　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賜鳴鶴　戊戌以右武

衛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阿史那骨篤祿等　詔
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於東宮平章事　上自奉天
宮疾甚宰相皆不得見丁未還東都百官見於天津橋南　十二
月丁巳改元宏道赦天下上欲御則天門樓宣赦氣逆不能乘馬
乃召百姓入殿前宣之是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上崩於貞觀
殿年五十六遺詔太子柩前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
廢萬泉芳桂奉天等宮庚申裴炎奏太子未卽位未應宣敕有要
速處分望宣天后令於中書門下施行甲子皇太子卽位尊天后
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史臣曰大帝往在藩儲見稱長者暨昇旒扆頓異明哉虛襟似
納于逆鱗下詔無殊于扇暍既蕩情于帷薄遂忽怠于碁局或

婁斛之佞言中宮被毒聽趙師之誣說元舅銜冤忠良自是脅肩毀佞于焉得志卒致磐維盡戮宗社爲墟古所謂一國爲一人興前賢爲後愚廢信矣哉

太后以澤州刺史韓王元嘉等地尊望重澤州漢高都端氏泫氏之地後魏置建州隋改爲澤州唐因之○泫音弦恐其爲變並加三公等官以慰其心元嘉少好學聚書至萬卷又採碑文古迹參定同異性至孝年十五聞太妃病涕泣不食居喪毀甚太宗憐其至性閨門修整有類寒素與其弟靈夔極相友愛兄弟集見如布衣之禮其修身潔己內外如一當代諸王莫有及者故太后尤忌之　甲戌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戊寅以劉景先爲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元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

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壬午遣左威衞將軍王果左監門將軍令狐智通右金吾將軍楊元儉右千牛將軍郭齊宗分往并益荆揚四大都督府與府司相知鎮守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郭正一爲國子祭酒罷政事　是歲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殺之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諱顯高宗第七子也中更名哲已而復舊名初年爲太后所廢凡二十一年張柬之等舉兵誅亂復位在位二十七年爲韋后所弒改元三嗣聖二十一神龍二景龍四

附則天皇后后姓武氏諱曌并州文水人后自製曌字讀與照同音

甲申嗣聖元年　二月太后文明元年九月太后光宅元年春正月甲申朔改元赦天下立

妃韋氏爲皇后擢后父元貞自普州參軍爲豫州刺史此豫州本春秋陳蔡二國之地漢爲汝南郡宋文帝立司州治懸瓠城以爲重鎮隋改豫州唐因之後避代宗諱改爲蔡州癸巳以左散騎常侍杜陵韋宏敏爲太府卿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漢宣帝起杜陵邑至後魏爲縣屬京北隋遷京城始并杜陵入大興縣唐改大興曰萬年上欲以韋元貞爲侍中又欲授乳母之子五品官裴炎固爭上怒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二月戊午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裴炎與中書侍郎劉禕之羽林將軍程務挺張虔勗漢置南北軍掌衛京師南軍若唐諸衛也北軍若唐羽林軍也漢武帝名羽林曰建章營騎屬光祿勳後更名羽林騎取六郡良家子及死事之孤爲之後漢置羽林監南朝因之後魏周曰羽林率隋左右屯衛所領兵名曰羽林貞觀中置北衙七營兵選才力驍勇者充龍朔二年曰左右羽林軍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品同諸衛統領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攝左右廂飛騎之儀仗以統諸曹之職取府兵越騎步射以爲羽林軍士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廢

王爲廬陵王扶下殿王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乙未立雍州牧豫王旦爲皇帝立妃劉氏爲皇后后德威之孫也豫王雖立爲皇帝居於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飲於坊曲（飛騎見一百九十五卷貞觀十二年）一人言曏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出詣玄武門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繫羽林獄言者斬餘以知反不告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壬子太后以永平郡王成器爲皇太子豫王之長子也赦天下改元文明庚申廢皇太孫重照爲庶人命劉仁軌專知西京留守事流韋元貞於欽州（舊志欽州至京師五千二百五十一里）太后與劉仁軌書曰昔漢以關中事委蕭何今託公亦猶是矣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事以申規戒太后使

祕書監武承嗣齎璽書慰諭之曰今以皇帝諒闇不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勸戒復辭衰疾怪望既多徘徊失據又云呂氏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罔然靜而思之是爲龜鏡況公先朝舊德遐邇具瞻願以匡救爲懷無以暮年致請　辛酉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行恭之子也丘行恭爲將歷事高祖太宗　甲子太后御武成殿唐六典洛陽宮南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光政之內曰廣運其北曰明福明福之東曰武成門其內曰武成殿豫王旦帥王公以下上尊號丁卯太后臨軒遣禮部尚書武承嗣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唐六典洛陽宮有紫宸殿以西京大明宮準之紫宸殿內朝也其位置當在乾元殿後施慘紫帳以視朝紫色之淺者爲慘紫　丁丑太后以太

常卿檢校豫王府長史王德眞爲侍中中書侍郎檢校豫王府司馬劉禕之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月丁亥太后徙杞王上金爲畢王鄱陽王素節爲葛王　邱神勣至巴州幽故太子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於神勣戊戌舉哀於顯福門（顯福門蓋即明福門六典避中宗諱改顯爲明耳）貶神勣爲疊州刺史己亥追封賢爲雍王神勣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賢字明允容止端雅深爲高宗所嗟賞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高宗問其故對曰性實愛此嘗集文學之士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賜物三萬段以其書付秘閣　夏四月開府儀同三司梁州都督滕王元嬰薨　辛酉太后徙畢王上金爲澤王拜蘇州刺史葛王素節爲許王拜絳州刺史　癸酉太后遷廬陵王于房州丁丑又遷於均州故濮王宅（卽貞

觀末濮王泰遷均州所居故宅　五月丙申高宗靈駕西還　閏月太后以禮部尚書武承嗣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　秋七月戊午廣州都督路元叡爲崑崙商胡所殺崑崙國在林邑南去交趾海行三百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元叡闇懦僚屬恣横有商船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于元叡元叡索枷欲繫治之羣胡怒有崑崙商袖劍直登聽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朝廷乃以王方慶爲廣州都督方慶在任數年秋毫不犯又督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冤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嚴敕官屬不得與之交通鞫者痛治以法境内清肅議者以唐興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　溫州大水後漢分章安之東甌鄉爲永寧縣屬會稽郡晉分爲永嘉郡隋廢郡爲永嘉縣屬括州武德五年復于永嘉置嘉州貞觀五年廢嘉州以縣屬括州上元二年分置溫州流四

千餘家　突厥阿史那骨咄祿等寇朔州　八月庚寅葬天皇大帝于乾陵乾陵在奉天縣北五里梁山　廟號高宗袞神主祔于太廟遷宣皇帝主于夾室　初尚書左丞馮元常為高宗所委高宗晚年多疾百司奏事每曰朕體中不佳可與元常平章以聞元常嘗密言中宮威權太重宜稍抑損高宗雖不能用深以其言為然及太后稱制四方爭言符瑞嵩陽令樊文獻瑞石太后命於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狀涉諂詐不可誣罔天下太后不悅出為隴州刺史舊志隴州京師西四百九十六里至東都一千一百三十二里　元常子琮之曾孫也馮子琮仕于高齊　丙午太常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承嗣罷為禮部尚書　栝州大水流二千餘家　九月甲寅太后赦天下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以下舊服青者更服碧青色之深者為碧　改東都為神都宮名太初又改尚

書省爲文昌臺左右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御史臺爲左肅政臺增置右肅政臺左臺專知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幷承詔出使右臺專知諸州案察相佑曰武后置左右肅政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今參行臺以其官隸左臺左臺本御史臺也右臺地今大僕寺是也通鑑作斥太后紀年則所改官名亦宏書例令姑仍舊史其餘省寺監率之名秘書殿中二省九卿寺少府將作國子軍器等監求宮子孝悉以義類改之〔太〕后以左武衛大將軍程務挺爲單于道安撫大使以備突厥武承嗣請太后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后以權委生者故及於敗今我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己巳追尊五代祖克己爲魯靖公妣爲夫人高祖居常爲太尉北平恭肅王

曾祖儉爲太尉金城義康王祖華爲太尉太原安成王考士彠爲太師魏忠孝王祖妣皆爲妃裴炎由是得罪又作五代祠堂於文水文水縣舊受陽隋開皇十一年更名屬并州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并州刺史英公李敬業及弟盩厔令敬猷漢武帝置盩厔縣屬扶風後漢晉省後魏復置後周置周南郡隋廢郡以盩厔縣屬京兆唐置岐州○盩厔音周窒給事中唐之奇長安主簿駱賓王詹事司直杜求仁詹事司直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皆坐事敬業貶柳州司馬敬猷免官之奇貶栝蒼令漢會稽回浦縣後漢更名章安光武分章安縣之南鄉置松陽縣隋分松陽之東界置栝蒼縣帶栝州以栝蒼山名縣賓王貶臨海丞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屬臨海郡隋廢郡以縣屬栝州唐分帶台州求仁貶黟令黟縣漢屬丹陽郡吳分屬新安郡隋唐屬歙州○黟音衣求仁正倫之姪也盩厔尉魏思溫嘗爲御史復被黜皆會於揚州各自以失職怨望乃謀作亂以匡復廬陵王爲辭思溫爲之謀主使其黨監察

御史薛仲璋求奉使江都令雍州人韋超詣仲璋告變云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仲璋收敬之繫獄居數日敬業乘傳而至矯稱揚州司馬來之官云奉密旨以高州酋長馮子猷謀反發兵討之於是開府庫令士曹參軍李宗臣就錢坊驅囚徒工匠授以甲斬敬之於繫所（考異曰實錄作薛璋御史臺記云薛仲璋爲使揚州與徐敬業等謀反夜與江都令韋知止子茂遒計議倉曹參軍閻識微發之長史陳敬之不察捕識微令遜謝仲璋佯事覺遣出郭門韋超從其黨韋超遁逃告密復問遂斬敬之今事從實錄仲璋從臺記）錄事參軍孫處行拒之亦斬以徇僚吏無敢動者遂起一州之兵復稱嗣聖元年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督府敬業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求仁爲左右長史宗臣仲璋爲左右司馬思溫爲軍師賓王爲記室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移檄州縣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

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衛子夫以更衣得幸漢武帝賓王用此事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翬翟后服也○翬音暉陷吾君於聚麀記曰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姊謂韓國夫人兄謂元爽元慶事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元年弒君鴆母此以高宗晏駕及太原王妃之死爲后罪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舊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誓清妖孽公等或家傳漢爵或地協周親或膺重

寄於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功無廢舊君之命凡諸爵賞同裂山河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為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求得人貌類故太子賢者紿衆云賢不死亡在此城中令吾屬舉兵因奉以號令冬十月癸未楚州司馬李崇福帥所部三縣應敬業楚州本漢射陽鹽瀆縣地晉置山陽郡隋開皇初罷郡十二年置楚州大業初州廢唐初復置所部三縣山陽鹽城安宜也盱眙人劉行舉獨據縣不從敬業遣其將尉遲昭攻盱眙行舉拒卻之盱眙縣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安帝分置盱眙郡陳置北譙州隋廢為縣屬江都郡唐屬楚州太后以行舉為遊擊將軍以其弟行實為楚州刺史甲申以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大總管

是年改左右領軍衛爲左右玉鈐衛將兵三十萬以將軍李知十馬敬臣爲之副以討李敬業　貶韋宏敏爲汾州刺史　武承嗣與其從父弟右衛將軍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二王皆高祖子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劉禕之韋思謙皆無言內史裴炎獨固爭太后愈不悅及李敬業舉兵薛仲璋炎之甥也炎欲示閑暇不汲汲議誅討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返政則不討自平矣監察御史藍田崔詧聞之上言炎受顧託大權在己若無異圖何故請太后歸政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金城騫味道蘭州五泉縣本漢金城縣隋更名高宗咸亨三年復爲金城縣侍御史櫟陽魚承曄鞫之漢高帝改櫟陽縣爲萬年縣後世因之至隋並屬京兆唐改隋大興縣曰萬年以漢萬年縣復曰櫟陽屬華州收炎下獄考異曰新傳云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若炎實有此謀則太后殺

之宜矣且炎有此謀必有同黨當炎下獄崔詧李景諶輩無事猶欲陷之況有此迹其同黨能不自告乎又朝野僉載裴炎為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裴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小兒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數啖以寶物錦綺皆不言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亦不語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告以謠言片火緋衣之事賓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起炎從內應書與敬業等合謀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此皆當時構陷炎者所言耳非其實也

炎被收辭氣不屈或勸炎遜辭以免炎曰宰相下獄安有全理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及鳳閣侍郎義陽胡元範義陽舊曰平陽隋諱皇考改曰義陽劉昫曰義陽漢平氏縣之義陽鄉也魏分南陽置義陽郡皆自石城徙居仁順今申州理所是也皆曰炎社稷元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臣敢明其不反太后曰炎反有端顧卿不知耳對曰若裴炎為反則臣等亦反也太后曰朕

知裴炎反知鄭等不反文武間證炎不反者甚衆太后皆不聽俄并景先元範下獄丁亥以騫味道檢校内史同鳳閣鸞臺三品李景諶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飯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使唐之奇守江都將兵渡江攻潤州按舊志揚州至潤州四十八里漢爲丹徒縣吳爲京口置京督以鎮又爲徐陵督爾雅絕高曰京其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因謂之京口晉爲南徐州隋置潤州取州東潤浦爲名尋廢州唐復置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

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壬辰敬業陷潤州執刺史李思文以李宗臣代之思文敬業之叔父也知敬業之謀先遣使間道上變為敬業所攻拒守久之力屈而陷思溫請斬以徇敬業不許謂思文曰叔黨于武氏宜改姓武潤州司馬劉延嗣(被執敬業逼之使降延嗣曰延嗣世蒙國恩當思效命州城不守多負朝廷終不能苟免偷生以累宗族今日之事得死為幸敬業大怒將斬之思溫救之得免與思文皆囚於獄(延嗣審禮從父弟也曲阿令河間尹元貞引兵救潤州曲阿縣本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晉陵郡隋屬江都郡唐屬潤州河間漢州鄉縣地屬涿郡隋為河間縣屬瀛州戰敗為敬業所擒臨以白刃不屈而死　丙申太后斬裴炎于都亭洛陽都亭炎將死顧兄弟曰兄弟官皆自致炎無分毫之力今

坐炎流竄不亦悲乎籍沒其家無甔石之儲劉景先貶普州刺史胡元範流瓊州而死裴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請見言事太后召見詰之曰汝伯父謀反尚何言伷先曰臣為陛下畫計耳安敢訴冤陛下為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攬朝政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臣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為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曰胡白小子爾註胡白小子猶言何等白面小子也敢發此言命引出伷先反顧曰今用臣言猶未晚如是者三太后命於朝堂杖之一百長流瀼州貞觀十二年李宏節遣欽州首領甯師京尋劉方故道行達交趾開拓夷獠置瀼州取瀼水以名州也舊志曰瀼州無兩京地理北至容州二百八十二里容州至京師五千九百一十里至東都五千四百八十五里炎之下獄也郎將姜嗣宗使至長安劉仁軌問以

東都事嗣宗曰嗣宗覺裴炎有異於常久矣仁軌曰使人覺之邪嗣宗曰然仁軌曰仁軌有奏事願附使人以聞嗣宗曰諾明日受仁軌表而還表言嗣宗知裴炎反不言太后覽之命拉嗣宗於殿庭絞於都亭先拉其幹而後絞殺之　丁酉太后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　李景諶罷爲司賓少卿改鴻臚爲司賓　太后以右史武康沈君諒著作郎崔詧爲正諫大夫同平章事　徐敬業聞李孝逸將至自潤州回軍拒之屯高郵之下阿溪高郵縣漢屬廣陵國魏省晉武帝復置梁置廣業郡隋廢郡以高郵縣屬江都郡唐屬揚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里宋白曰揚州天長縣本廣陵縣地唐開元二十九年于下阿置千秋縣天寶五年改天長梁曾于石梁置淮州以此言之盖下阿溪即今石梁河也　使徐敬猷逼淮陰淮陰縣漢屬臨淮郡晉屬廣陵郡後魏置淮陰郡隋廢入山陽縣乾封元年分山陽復置屬楚州　別將韋超尉遲昭屯都梁山盱眙縣有都梁山　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與敬業

戰不利孝逸懼按兵不進監軍殿中侍御史魏元忠謂孝逸曰天下安危在兹一舉四方承平日久忽聞狂狡注心傾耳以俟其誅今大軍久留不進遠近失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以逃逗撓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壬寅馬敬臣擊斬尉遲昭於都梁山十一月辛亥天后以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爲江南道大總管討敬業（是年改左右武衛爲左右鷹揚衛）韋超擁衆據都梁山諸將皆曰超憑險自固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勇騎無所展其足且窮寇死戰必多殺士卒不如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江都覆其巢穴不數日可必破也支度使薛克構曰（唐制凡天下邊軍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所費皆申度支會計以長行旨爲準）超雖據險其衆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且多留兵則前軍勢分少留兵則終爲後患不如先擊之其勢必舉舉都

梁則淮陰高郵望風瓦解矣魏元忠請先擊徐敬猷諸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精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萬一失利大事去矣敬猷出於博徒不習軍事其眾單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業雖欲救之計程必不能及我克敬猷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今不先取弱者而遽攻其強非計也孝逸從之引兵擊超超夜遁進擊敬猷敬猷脫身走庚申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後軍總管蘇孝祥夜將五千人以小舟度溪先擊之兵敗孝祥死士卒赴溪溺死者過半左豹韜衛果毅漁陽成三朗為敬業所擒是年改左右威衛為左右豹韜衛唐制諸府名有果毅都尉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從六品下唐之奇給其眾曰此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

呼曰我果毅成三朗非李將軍也官軍今大至矣爾曹破在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妻子籍沒爾終不及我也遂斬之孝逸等諸軍繼至戰數不利孝逸懼欲引退魏元忠與行軍管記劉知柔言于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固請決戰敬業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顧望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斬首七千級溺死者不可勝紀敬業等輕騎走入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孝逸進屯江都分遣諸將追之乙丑敬業至海陵界阻風海陵縣漢屬臨淮後漢省晉屬廣陵梁置海陵郡隋廢郡爲縣屬江都郡唐屬揚州今爲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海陵界九十八里又自海陵東至海一百七里其將王那相斬敬業敬猷及駱賓王首來降考異曰唐紀初官軍逆風不利俄而風回甚勁孝逸縱火賊懼燒而敗敬業敬猷之奔求仁賓王走歸江都焚其書攜妻子潛蒜山下手書召宗臣敬業初與宗臣木契爲約時亡其契宗臣疑而不赴或云宗臣已歸順敬業入海欲奔東夷至海陵界阻風僞將王那相

斬之來降餘黨赴水死今從實錄唐統紀餘黨唐之奇魏思溫皆捕得傳首神都揚潤楚三州平附錄樹萱錄云徐敬業之敗李孝逸使別將追之不獲追者慮失大魁致罪乃斬貌類敬業者以獻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俱削髮為僧天寶初老僧住括蒼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嶽衡山寺居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我身也吾兵敗入于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我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而卒駱賓王亦遯迹為僧徧遊名山至靈隱寺時宋之問自所遷放還來遊靈隱為詩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鎖寂寥第二聯搜奇不得閒步尋思見一僧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弟子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吟與之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自失遲明訪之則遯矣寺僧有知者云此駱賓王也

陳嶽論曰敬業苟能用魏思溫之策直指河洛專以匡復為事縱軍敗身戮亦忠義在焉而妄希金陵王氣是真為叛逆不敗何待

敬業之起也使敬猷將兵五千循江西上略地和州前宏文館學士歷陽高子貢帥鄉里數百人拒之敬猷不能西以功拜朝散大夫成均助教歷陽縣漢屬九江郡晉置歷陽郡至北齊與梁通和置和州隋唐因之后改國子監爲成均監按唐六典宏文館以五品以上爲學士國子助教則從六品上耳掌佐博士分經以教授　丁卯郭待舉罷爲左庶子天后以鸞臺侍郎韋方質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方質雲起之孫也韋雲起仕隋唐之間　十二月劉景先又貶吉州員外長史郭待舉貶岳州刺史初裴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左衛大將軍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癸卯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天后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于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

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逸朕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愛人今爲戎首者非將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愎難制有若裴炎者乎世爲將種能合亡命有若徐敬業者乎宿將善戰有若程務挺者乎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者請早爲之若其不能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太后以夏州都督王方翼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廢后近屬徵下獄流崖州而死

乙酉嗣聖二年太后垂拱元年春正月丁未朔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　太后以徐思文爲忠特免緣坐拜司僕少卿謂曰敬業改卿姓武朕今不復奪也考異曰實錄云思文表請改姓武許之蓋太后有此言思文因請之也今從唐紀　劉延嗣以

裴炎近親不得敘功稍遷梓州長史　庚戌太后以鸞味道守內史　戊辰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樂城文獻公劉仁軌薨仁軌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能專業每行坐所在輒畫地書空以寓所習由是遂成通儒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倨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　二月癸未太后制朝堂所置登聞鼓及肺石登聞鼓在西朝堂肺石在東朝堂不須防守有撾鼓立石者令御史受狀以聞　乙巳太后以春官尚書武承嗣秋官尚書裴居道右肅政大夫韋思謙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數寇邊以右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行軍總管擊之陽曲縣自漢以來屬太原郡隋改其名曰陽直武德三年分置汾陽縣七年省陽直縣改汾陽為陽曲縣仍移治陽直　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沈君諒罷　三月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崔詧罷　丙辰太

后遷帝於房州唐志房州京師南一千一百九十五里至東都一千三百八十五里杜佑曰房州古麋庸二國之地春秋楚子敗麋師于房渚即此晉魏爲新城郡竹山縣則古庸國秦滅之上庸縣也 辛酉武承嗣能 辛未太后頒垂拱格 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内史騫味道曰此太后處分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夏四月丙子貶味道爲青州刺史加禕之太中大夫太中大夫從四品上劉禕之本職豫王府司馬王府司馬從四品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于君引善自取乎 癸未突厥寇代州淳于處平引兵救之至忻州爲突厥所敗死者五千餘人 五月丙午太后以裴居道爲内史納言王德真流象州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 己酉太后以冬官尚書蘇良嗣爲納言 壬戌太后制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舉 壬申太后以韋方質同鳳閣鸞臺三品 六月太后以天官尚

書韋待價同鳳閣鸞臺三品待價萬石之兄也　同羅僕固等諸部叛天后遣左豹韜衛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出居延海以討之甘州刪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壖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寗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　同羅僕固等皆敗散天后敕僑置安北都護府于同城以納降者同城即刪丹之同城守捉天寶二載改爲寗寇軍　秋七月己酉天后以文昌左丞魏元同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　天后詔自今祀天地高祖太宗高宗皆配坐用鳳閣舍人元萬頃等之議也　九月丁卯廣州都督王果討反獠平之　冬十一月癸卯天后命天官尚書韋待價爲燕然道行軍大總管以討突厥　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既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

咄陸部落　麟臺正字射洪陳子昂光宅改秘書省爲麟臺正字正九品下掌刋正文字射洪縣屬梓州漢郪縣地後漢分置射江縣以婁縷灘東六里有射江西魏訛爲射洪上疏以爲朝廷遣使巡察四方黜陟官吏以求民瘼臣謂計有未盡也陛下發使之意欲考績羣臣而任之也欲求姦暴之不逞者而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其進賢退不肖豈可得邪使愈出而天下愈敝徒使百姓脩治道路送往迎來耳究且朋黨者進貞直者退無益也諺云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慎也又曰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雖下詔令布德澤必待彼而宣行不得其人則詔書徒掛牆壁耳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駭然

相誘矣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豈不由此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是也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祆逆乘釁天下亂矣隋煬帝迷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子父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劍南盡河隴山東至青齊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離略盡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以相保可謂能靜其機矣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以廣地強兵說陛下者是動其機也機動則禍搆煬帝其殷鑒哉　太后脩故白馬寺以僧懷義爲寺主（姚思廉曰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至洛因立白馬寺魏收曰漢立白馬寺于洛城雍關西按此故洛城也隋之洛城乃隋所遷）懷義鄠人本姓馮名小寶賣藥洛陽市因

千金公主以進千金公主高祖女 得幸於太后太后欲令出入禁中乃度為僧名懷義又以其家寒微令與駙馬都尉薛紹合族命紹以季父事之出入乘御馬宦者十餘人侍從士民遇之者皆奔避有近之者輒撾其首流血委之而去任其生死見道士則極意毆之仍髡其髮而去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武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為之執轡懷義視之若無人多聚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右臺御史馮思勖屢以法繩之右臺右肅政臺也 懷義遇思勖於途令從者毆之幾死

丙戌嗣聖三年太后垂拱二年春正月太后下詔復政于皇帝豫王旦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辛酉赦天下酺三日

二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右衛大將軍李孝逸既克徐敬業聲望

甚重武承嗣等惡之數譖於太后左遷施州刺史施州漢巫縣地吳分巫立沙渠縣後周于縣置施州隋為清江郡唐復置施州在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至東都二千八百一十里　三月戊申太后命鑄銅為匭其東曰延恩獻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元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祕計者投之命正諫補闕拾遺一人掌之先責識官識官今之保識乃聽投表疏徐敬業之反也侍御史魚承曄之子保家教敬業作刀車及弩敬業敗僅得免太后欲周知人間事保家上書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考異曰統紀唐曆皆云入月作銅匭今從實錄舊本紀又朝野僉載作魚思咺云上欲作匭召工匠無人作得者思咺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今從御史臺記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為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眾遂伏誅太后自徐

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 唐制乘傳日四驛乘驛日六驛凡給馬者一品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三匹七品以下二匹給傳乘者一品十馬二品九馬三品八馬四品五品四馬六品七品二馬八品九品一馬三品以上敕召者給四馬五品三馬六品以下有差一驛三十里 供五品食 唐六典四品五品常食料七盤每日細米二升麵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兩顆鹽豉葱薑葵韭之屬各有差新唐志五品食料雜用錢月六百 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于客館 客館屬鴻臚寺典客令廩者廩給之 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遊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于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 尚書都省有都事管諸司主事令史 萬年人來俊臣之

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累遷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太后改大理為司刑）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有定百脈喘不得突地吼死豬愁著即承失魂膽求破家求即死實同反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轂急束也○轂音學楔音屑）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

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爲忠益寵任之中外畏此數人甚于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以爲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倡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僥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揚州搆逆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所泊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

之弊未至士崩蒸民之心猶冀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惟殄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冤人吁嗟感傷和氣羣生癘疫水旱隨之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事見二十二卷征和二年三年餘獄不論天下以安耳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夏四月太后鑄大儀置北闕北闕蓋在元武門外

太后以岑長倩為內史六月辛未以蘇良嗣為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待價為右相己卯以韋思謙為納言蘇良嗣遇僧懷義

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于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故使入禁中營造補闕長社王求禮上表長社漢縣隋改曰潁川武德四年復舊帶許州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性欲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秋九月丁未太后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己巳雍州言新豐縣東南露臺鄉因大風雨雷震有山踊出高三百尺有池周三頃池中有龍鳳之形太后以爲休徵名爲慶山改新豐爲慶山縣新豐自漢以來屬京兆赦囚給復一年賜酺三日四方畢賀江陵人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并

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爲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爲非慶也臣愚以爲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不然殃禍至矣太后大怒流於嶺外後爲六道使所殺六道使見後二百五卷　突厥入寇左鷹揚衞大將軍黑齒常之拒之至兩井遇突厥三千餘人見唐兵皆下馬擐甲常之以二百餘騎衝之皆棄甲走日暮突厥大至常之命營中然火東南又有火起虜疑有兵相應遂夜遁　右臺監察御史晉陵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入甯州境耆老歌刺史狄仁傑德美者盈路翰薦之於朝太后徵爲冬官侍郎翰爲御史按劾繩人而性寬簡一日讀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乃辭憲官改麟臺郎　冬十二月免幷州百姓庸調終

其身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 起四年盡八年凡五年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丁亥嗣聖四年 太后垂拱三年 春閏正月丁卯太后封豫王子成義爲恆王隆基爲楚王隆範爲衛王隆業爲趙王　二月丙辰突厥骨咄祿等寇昌平 昌平後漢縣屬廣陽國隋屬涿郡唐屬幽州 太后命左鷹揚大將軍黑齒常之帥諸軍討之　三月乙丑納言韋思謙以太中大夫致仕　夏

四月太后命蘇良嗣留守西京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太后改少府監爲尚方監京苑西京之苑將鬻苑中蔬果以收其利良嗣曰昔公儀休相魯猶能拔葵去織婦董仲舒曰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圃夫紅女利乎未聞萬乘之主鬻蔬果也乃止　壬戌太后以裴居道爲納言五月丙寅以夏官侍郎京兆張光輔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永年賈大隱曰太后既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劉禕之自北門學士至爲相故云然乃復叛我或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貞觀二十二年以契丹別部置歸誠州隸松漠都督府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太后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太后大怒以爲

拒捍制使庚午賜死於家禕之初下獄豫王旦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我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自草謝表立成數紙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周思鈞太子宮司經局有太子文學三人掌侍奉文章稱歎其文太后聞之左遷翰巫州司法思鈞播州司倉貞觀八年以辰州龍標縣置巫州九年以隋牂柯郡牂柯縣置播州舊志巫州京師南四千一百九十七里東都三千九百里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 秋七月冀州雌雞化爲雄乙亥京師地震雨金於廣州 八月壬辰太后以魏元同檢校納言 嶺南俚戶舊輸半課交趾都護劉延祐使之全輸俚戶不從延祐誅其魁首其黨李思慎等作亂攻破安南府城高宗調露元年改交州都督府爲安南都督府殺延祐桂州司馬曹元靜將兵討思慎等斬之考異曰舊書馮元常傳云元常自眉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屬南安首領李嗣仙殺都督劉延祐剽陷州縣敕元常討之帥士卒濟南海先馳檄示以威恩喻以禍福嗣仙徒黨多相

帥歸降因縱兵誅其魁首安慰居人而旋今從實錄 突厥骨[咄]祿元珍寇朔州[太后]遣燕然道大總管黑齒常之擊之以左鷹揚大將軍李多祚爲之副大破突厥於黃花堆意卽黃瓜堆按朔州有黃瓜堆在神武川追奔四十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多祚世爲靺鞨酋長驍勇善射以軍功得入宿衞 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詐稱郎將矯制於都市募人迎[帝]於房州事覺[太后]殺之 冬十月庚子右監門衞中郎將爨寶璧與突厥骨[咄]祿元珍戰全軍皆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黑齒常之有功表請窮追餘寇[太后]詔與常之計議遙爲聲援寶璧欲專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卒萬三千人先行出塞二千餘里掩擊其部落旣至又先遣人告之使得嚴備與戰[遂]敗太后誅寶璧改骨[咄]祿曰不卒祿 [太后]命魏元同留守西京 武承嗣又使人誣李孝逸自

云名中有兔兔月中物當有天分太后以孝逸有功十一月戊寅減死除名流儋州而卒儋州舊儋耳縣武德五年置儋州舊志儋州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考異曰新紀天授元年殺梁公李孝逸孝逸初封梁郡公以平敬業功改封吳國公垂拱三年減死除名配流儋州當削爵矣新傳云流儋州卒紀傳自相違唐歷云四月十一日誅益州長史李孝逸亦舊任也統紀誅李孝逸并其黨崔元防裴安期唐歷并其黨崔知賢崔元防裴安期等今從實錄及舊傳

太后欲遣韋待價將兵擊吐蕃考異曰實錄十二月丙辰命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督三十六總管以討吐蕃不言師出勝敗如何至永昌元年五月又云命待價擊吐蕃七月敗于寅識迦河按本傳不云有曾將兵今刪此事鳳閣侍郎韋方質奏請如舊制遣御史監軍太后曰古者明君遣將閫外之事悉以委之比聞御史監軍軍中事無大小皆須承稟以下制上非令典也且何以責其有功遂罷之

是歲天下大饑山東關內尤甚

戊子嗣聖五年太后垂拱四年春正月甲子太后於神都立高祖太宗高宗

三廟四時享祀如西廟之儀（西廟西京宗廟也）又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太后命有司議崇先廟室數司禮博士周悰請爲七室（太后改太常曰司禮）又減唐太廟爲五室春官侍郎賈大隱奏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百王不易之義今周悰別引浮議廣述異聞直崇臨朝權儀不依國家常度皇太后親承顧託光顯大猷其崇先廟室應如諸侯之數國家宗廟不應輒有變移太后乃止　太宗高宗之世屢欲立明堂諸儒議其制度不決而止及太后稱制獨與北門學士議其制不問諸儒諸儒以爲明堂當在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太后以爲去宮太遠二月庚午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以天下大饑詔冬官侍郎狄仁傑等巡撫賑給　夏四月戊戌太后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

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前上元二年諫高宗也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冤於監察御史樂安任元殖元殖奏象賢無反狀元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尸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　武承嗣使鑿白石爲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塡之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唐京兆郡武德元年改曰雍州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爲遊擊將軍五月戊辰天后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爲聖母神皇　六月丁亥朔日有

食之　壬寅太后作神皇三璽　太后創東陽大長公主封邑并二子徙巫州公主適高履行太后以高氏長孫無忌之舅族故惡之　江南道巡撫大使冬官侍郎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　秋七月丁巳太后赦天下更命寶圖爲天授聖圖洛水爲永昌洛水封其神爲顯聖侯加特進禁漁釣祭祀比四瀆（唐制嶽瀆爲中祀）名圖所出曰聖圖泉泉側置永昌縣又以先於汜水得瑞石改汜水爲廣武（汜水漢成皋縣屬河南郡後魏爲成皋郡隋置東中府隋開皇十八年改成皋爲汜水屬鄭州縣界有廣武楚漢對壘處后改縣名以勝其姓）

戊午京師地震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絳州刺史韓王元嘉青州刺史霍王元軌邢州刺史魯王靈夔豫州刺史越王貞（豫州漢汝南郡地後魏置豫州唐因之然東之豫州并能審得漢汝南郡之地）及元嘉子通州刺史黃公譔元

軌子金州刺史江都王緒號王鳳子申州刺史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博州刺史琅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譔謬爲書與貞云內人病浸重當速療之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太后召宗室朝明堂諸王因遞相驚曰神皇欲於大饗之際使人告密盡收宗室誅之無遺譔詐爲皇帝璽書與沖云朕遭幽縶諸王宜各發兵救我沖又詐爲皇帝璽書云神皇欲移李氏社稷以授武氏八月壬寅沖召長史蕭德琮等令募兵考異日實錄作丙午蓋據奏到之日也舊傳本紀作壬寅按沖以戊申死而實錄又云沖起兵七日而敗然則壬寅是也今從之分告韓霍魯越及貝州刺史紀王慎令各起兵共趣神都太后聞之以左金吾將軍丘神勣爲清平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博州有清平縣漢貝丘縣也隋更名沖募兵得五千餘人欲度河

取濟州先擊武水武水漢東郡陽平縣地隋改爲清邑又分清邑置武水縣唐屬博州武水令郭務悌詣魏州求救莘令馬元素莘亦漢陽平縣地後齊改曰樂平隋開皇六年復曰陽平八年改曰清邑十六年置莘州大業初州廢爲莘縣唐屬魏州將兵千七百人中道邀沖恐力不敵入武水閉門拒守沖推草車塞其南門因風縱火焚之欲乘火突入火作而風回沖軍不得進由是氣沮堂邑丞董元寂堂邑漢縣後魏廢隋分清陽縣復置屬博州爲沖將兵擊武水謂人曰琅邪王與國家交戰此乃反也沖聞之斬元寂以徇衆懼而散入草澤不可禁止惟家僮左右數十人在沖還走博州戊申至城門爲守門者所殺考異曰邱神勣傳云爲勳官與希智白丁孟青棒所殺今從實錄及沖傳凡起兵七日而敗邱神勣至博州官吏素服出迎神勣盡殺之凡破千餘家越王貞聞沖起亦舉兵於豫州遣兵陷上蔡上蔡漢縣汝南郡後魏曰臨汝隋開皇初改曰武津大業初曰上蔡唐屬豫州九月丙辰太后

命左豹韜大將軍麴崇裕爲中軍大總管岑長倩爲後軍大總管將兵十萬以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沖屬籍改姓虺氏貞聞沖敗欲自鎖詣闕謝罪會所署新蔡令傅延慶（新蔡縣自漢以來屬汝南郡唐屬豫州）募得勇士二千餘人貞乃宣言於衆曰琅邪已破魏相數州有兵二十萬朝夕至矣發屬縣兵共得五千分爲五營使汝南縣丞裴守德等將之（汝南縣舊曰上蔡隋大業初改曰汝陽帶豫州）署九品以上官五百餘人所署官皆受迫脅莫有鬬志惟守德與之同謀貞以其女妻之署大將軍委以腹心貞使道士及僧誦經以求事成左右及戰士皆帶辟兵符麴崇裕等軍至豫州城東四十里貞遣少子規及裴守德拒戰兵潰而歸貞大懼閉閤自守崇裕等至城下左右謂貞曰王豈可坐待戮辱貞規守德及其妻皆自殺（考異曰實錄庚戌貞東兵九月

丙寅豫州平又云舉兵二十日而敗庚戌至丙寅纔十七日蓋皆據奏到之日耳與沖皆梟首東都闕下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貞及沖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公主高祖女謂使者曰為我語越王昔隋文帝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事見一百七十四卷陳宣帝太建十四年功雖不成威震海內足為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豈得不以社稷為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捨生取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耶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為忠義鬼無為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監察御史藍田蘇珦珦音向又音餉按其密狀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回太后曰卿大雅之士朕

嵩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軍更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黨皆誅獨范陽王藹以先白其謀得免以文昌左丞狄仁傑爲豫州刺史時治越王貞黨與當坐者六七百家籍沒者五千口司刑趣使行刑仁傑密奏彼皆詿誤臣欲顯奏似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仁恤之旨太后特原之皆流豐州道過寧州寧州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邪相攜哭於德政碑下設齋三日而後行時張光輔尚在豫州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輔怒曰州將輕元帥邪仁傑曰亂汝南者一越王貞耳攷正通鑑原文及新舊唐書皆云亂河南者一越王貞此據古豫州言之也按唐豫州在汝南後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故改故南以合前後之文今一貞死萬貞生光輔詰其語仁傑曰明公

總兵三十萬所誅者止於越王貞其餘皆凶威所脅本非樂從故城中聞官軍至踰城出降者四面成蹊明公縱將士暴掠殺已降以為功流血丹野非萬貞而何恨不得尚方斬馬劍加於明公之頸雖死如歸耳光輔不能詰歸奏仁傑不遜左遷復州刺史　丁卯太后以左肅政大夫騫味道夏官侍郎王本立並同平章事

太后之召宗室朝明堂也東莞公融密遣使問成均助教高子貢子貢曰來必死融乃稱疾不赴越王貞起兵遣使約融融倉猝不能應為官屬所逼執使者以聞擢拜右贊善大夫（唐東宮左右贊善大夫正五品上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以經教授諸郡生）未幾為支黨所引冬十月己亥戮於市籍沒其家高子貢亦坐誅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與琅邪王沖通謀顗聞沖起兵作兵器募人沖敗殺錄事參軍

爲策以滅口唐武德初故州主簿爲錄事參軍韋正違失溢符印十一月辛酉顗緒伏誅紹以太平公主故杖一百餓死於獄十二月乙酉司徒青州刺史霍王元軌坐與越王連謀廢徙黔州載以檻車行至陳倉而死江都王緒殿中監郕公裴承先皆戮於市承先寂之孫也　太后命裴居道留守西京　左肅政大夫同平章事騫味道素不禮於殿中侍御史周矩屢言其不能了事會有羅告味道者敕矩按之矩謂味道曰公常責矩不了事今日爲公了之乙亥味道及其子辭玉皆伏誅考異曰御史臺記味道附周興獄今從實錄　己酉太后拜洛受圖豫王旦及永平郡王成器皆從旦時爲皇帝成器時爲皇太子內外文武百官蠻夷各依方敘立珍禽奇獸雜寶列於壇前文物鹵簿之盛唐興以來未之有也　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

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栭櫨欂榱藉以為本栭梁上柱說文曰屋枅上標柱上枅曰欂櫨欂櫨枅也又曰柱也欂斜柱也榱屋椽也。欂音欂榱音皮刻木為瓦夾紵漆之下施鐵渠為辟雍之象以鐵為渠以通水天后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為合宮縣天后又命僧懷義作夾紵大像紵音佇今人謂之紵麻夾紵者以紵布夾縫為大像後所謂麻主是也。縫音頭其小指中猶容數十人乃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之至三級則俯視明堂矣考異曰薛懷義傳云明堂大屋凡三層計高三百尺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廣袤亞明堂今從小說及通典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考異曰實錄云懷義監造明堂以功擢授左武衛大將軍固辭不拜時有右玉鈐衛將軍王懿徵長上果毅元肅然請與懷義為兒既而陰有異圖欲奉之為主懷義密奏其狀由是懿徵等坐斬遷升懷義輔國大將軍封盧國公賜物三千段又表辭不受今從舊傳侍御史王

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飾以珠玉塗以丹青鐵鷟入雲鸑鷟者鳳也○鸑音所鷟音族金龍隱霧昔殷辛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太后欲發梁鳳巴蜑自雅州開山通道出擊生羌因襲吐蕃貞觀五年太宗置西雅州以處生羌八年去西字○蜑音亶上聲正字陳子昂上書以爲雅州邊羌自國初以來未嘗爲盜今一旦無罪戮之其怨必甚且懼誅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西山在成都西松茂二州都督府所統諸州皆西山羌也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臣愚以爲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又聞吐蕃愛蜀富饒欲盜之久矣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勢不能動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爲鄉導以攻邊是借寇兵爲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也蜀者國家之寶庫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其

地不足以稼穡得其財不足以富國徒爲糜費無益聖德況其成敗未可知哉夫蜀之所恃者險也人之所以安者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山川阻曠去中夏遠今無故生西羌吐蕃之患臣恐不及百年蜀爲戎矣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廢安北拔單于以突厥畔換也棄龜茲放疏勒以吐蕃侵偪也）天下翕然謂之盛德者蓋以陛下務在養人不在廣地也今山東飢饉隴蜀弊而徇貪夫之議謀動甲兵興大役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願陛下熟計之旣而役不果興

己丑嗣聖六年（太后永昌元年是年十一月又改載初元年）春正月乙卯朔太后大饗萬象神宮服袞冕搢大圭執鎭圭爲初獻（周禮注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鎭圭尺

有二寸天子守之鎮圭飾以鏤山象其高圭中約以組防其墜齊人謂椎爲終葵圭首爲椎以下殺之豫王旦爲亞獻永平郡王成器爲終獻先諸昊天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武士彠也次五方帝座太后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永昌賜酺七日丁巳太后御明堂受朝賀戊午布政於明堂頒九條以訓百官己未御明堂饗羣臣朗州雌雞化爲雄二月丁酉太后尊魏忠孝王曰周忠孝太皇妣曰忠孝太后文水陵曰章德陵咸陽陵曰明義陵武氏之先葬文水士彠及其妻葬咸陽置崇先府官戊戌尊魯公曰太原靖王夫人爲王妃北平王曰趙肅恭王金城王曰魏義康王太原王曰周安成王　三月甲子太后以張光輔守納言　壬申太后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宜緩刑崇德任賢納諫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其論

甚美凡三千言　癸酉太后以天官尚書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守內史　夏四月甲辰太后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十二人徙其家於巂州煒惲之子諲元慶之子也蔣王惲太宗子道王元慶高祖子　己酉殺天官侍郎藍田鄧元挺元挺女爲諲妻又於煒善諲謀迎中宗於廬陵以問元挺煒又嘗謂元挺曰欲爲急計何如元挺皆不應故坐知反不告同誅　五月丙辰太后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　浪穹州蠻酋傍時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至是來降太后以傍時昔爲浪穹州刺史令統其衆南詔六部號爲六詔浪穹詔其一也　己巳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北討突厥行至紫河隋志定襄郡大利縣有陰山有紫河即太宗遣思摩進牙之地杜佑曰勝州榆林縣有金河紫河自馬邑郡善陽縣界流入　不見虜於單于臺刻石紀功而

還　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預謀亦坐繫獄秋七月丁巳檻車徙巴州更姓虺氏行及蒲州而卒八男徐州刺史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考異曰舊傳云慎長子和州刺史東平王續最知名早卒今從實錄家徙嶺南女東光縣主楚媛幼以孝謹稱適司議郎裴仲將相敬如賓姑有疾親嘗藥膳接遇娣姒皆得歡心時宗室諸女皆以驕奢相尚謂楚媛獨儉素曰所貴於富貴者得適志也今獨守勤苦將以何求楚媛曰幼而好禮今而行之非適志歟觀自古女子皆以恭儉爲美縱侈爲惡辱親是懼何所求乎富貴儻來之物何足驕人衆皆慙服及慎凶問至楚媛號慟嘔血數升免喪不御膏沐者垂二十年

韋待價軍至寅識迦河寅識迦河當在弓月西南與吐蕃戰大敗會大雪糧運不繼待價既無將領之才狼狽失據士卒凍餒死亡甚衆乃

引軍還太后大怒丙子待價除名流繡州繡州漢阿林縣地至隋爲鬱林郡唐武德四年分置林州六年改曰繡州去長安六千九十里至東都五千五百里斬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溫古安西副都護唐休璟收其餘衆撫安西土太后以休璟爲西州都督　戊寅太后以王本立同鳳閣鸞臺三品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眞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州司馬弓嗣業弓姓也洛陽令張嗣明資遣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業縊死嗣明敬眞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於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八月甲申光輔與敬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彭州長史劉易從彭州漢繁縣之地宋置晉壽郡故城在州北三里梁置東益州後魏置天水郡仍改繁縣爲九隴縣仍置濛州隋省唐武德初復置尋省併益州垂拱二年復分置彭州亦爲敬眞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

讙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者十餘萬人競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劉氏自德威以忠孝傳家子孫禮孝友之性益篤又死於國事易從孝感蠻夷仁結氓庶當時號爲孝義劉家至是以非罪死天下痛之秋官尚書太原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皆爲敬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諸人皆悲泣失魂元忠獨神色如常時同刑而戮死者已三十餘尸委積其傍元忠顧視謂人曰大丈夫少選居此積矣曾不介懷會太后念元忠平揚楚之功免死與楚金等俱流放嶺南應有不及乃使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傳聲赦之聲達於市當刑者皆喜躍讙呼宛轉不已元忠獨安坐自如或使之起元忠曰虛實未知隱客至又使起元忠曰俟宣敕已既宣

敕乃徐起舞蹈再拜竟無憂懼之色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考異曰唐歷七月二十四日覆楚金殺死八月二十一日郭正一殺死年代紀七月甲戌楚金殺死新書紀八月辛丑殺郭正一今據實錄楚金等皆流配未死舊書楚金正一萬頃傳皆云流嶺南今從之松州雌雞化為雄　九月壬子天后以僧懷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二十萬討突厥骨篤祿　初高宗之世周興以河陽令召見河陽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唐屬懷州又屬孟州上欲加擢用或奏以為非清流罷之周興發身於尚書都事流外官也興不知數於朝堂俟命諸相皆無言地官尚書檢校納言魏元同時同平章事謂之曰周明府可去矣唐人呼縣令為明府興以為元同沮己銜之元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朋興奏誣元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為耐久太后怒閏月甲午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元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

以自直元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太后又殺夏官侍郎崔詧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者甚衆周興等又誣右武衛大將軍燕公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冬十月戊午常之縊死常之御下有恩有善馬爲軍士所損官屬請笞之常之曰奈何以私馬笞官兵乎卒不問前後所得賞賜皆分將士家無餘貲及死人皆惜之　己未太后殺宗室鄂州刺史嗣鄭王璥等六人鄂州春秋夏汭之地江夏記云一名夏口一名魯口吳始築郢城晉末始立郢州隋平陳改爲鄂州因鄂渚爲名璥鄭王元懿之子庚申嗣滕王脩琦等六人免死流嶺南　丁卯太后以春官尚書范履冰鳳閣侍郎邢文偉並同平章事　己卯太后詔太穆神皇后文德聖皇后宜配皇地祇忠孝太后從配太后尊其母爲忠孝太后

右衛胄曹參軍陳子昂唐諸衛府皆有胄曹參軍事掌戎仗器械及公廨興造決罰之事上疏以

爲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疏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八月二十一日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風雨變爲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今又陰雨臣恐過在獄官凡繫獄之囚多在極法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召見之自詰其罪罪有實者顯示明刑濫者嚴懲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豈非至德克明哉　華州敷水店西南坡白晝飛四五里直抵赤水其坡上

樹木宛然無損　十一月庚辰朔日南至太后享萬象神宮赦天下始用周正改永昌元年十一月爲載初元年正月以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以周漢之後爲二王後舜禹成湯之後爲三恪周隋之嗣同列國此周朝後周改正通鑑自此年至太后久視元年凡十一年俱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是爲歲首十二月爲臘月正月爲一月今悉依綱目改正　鳳閣侍郎河東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獻爲十二字照爲曌天爲兲地爲埊日爲囵月爲囝星爲〇君爲𠺞臣爲恵人爲𤯔載爲𡕀年爲𠡦正爲缶又有證爲𦧡聖爲𤯔二字　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秦客太后從父姊之子也　乙未司刑少卿周興奏除唐親屬籍　十二月辛未太后以僧懷義爲右衛大將軍徙封鄂國公

庚寅嗣聖七年太后天授元年春正月戊子太后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岑長倩爲文昌右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鳳閣侍郎武攸寧爲納言邢

文偉守內史左肅政大夫同鳳閣鸞臺三品王本立罷爲地官尚書攸衛士護之兄孫也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牀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甲午流儋州籍沒其家　二月辛酉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六典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夾城自此潜通上陽宮洛城南門之內有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丁卯地官尚書王本立薨考異曰新紀丁卯殺王本立御史臺記本立爲周興所誅今從實錄　三月丁亥特進同鳳閣鸞臺三品蘇良嗣薨　夏四月丁巳春官尚書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嘗舉犯逆者下獄死　醴泉人侯思止醴泉漢池陽谷口之地後魏置甯夷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醴泉屬雍州始以賣餅爲業後事游擊將軍高元禮爲僕素詭譎無賴恆州刺史裴貞杖一判司唐制

州曹諸司參軍爲判司韓愈詩所謂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間是也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秋七月辛巳元名坐廢徙和州壬午太后殺其子豫章王亶貞亦族滅擢思止爲游擊將軍時告密者往往得五品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直者太后悅即以爲朝散大夫侍御史它日太后以先所籍沒宅賜之思止不受曰臣惡反逆之人不願居其宅太后益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瓜田立盡又游趙貝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擢授游擊將軍俄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

亦例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須臾吒毛公下階斬之槍揭其首入洛見者無不震栗時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唐六典曰洛城南門之西有麗景夾城自此潛通於上陽宮又曰洛陽皇城西面二門南曰麗景北曰宣耀入是獄者非死不出宏義戲呼曰例竟門言入此門者例皆竟其命也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考異曰實錄及新紀表傳皆作景佺蓋實錄以草書致誤新書因承之耳今從舊統紀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文遠之孫也徐文遠見一百八十五卷高祖武德元年名宏敏以字行初爲蒲州司法唐制法曹司法參軍掌鞫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賄沒入以寬爲治不施敲扑吏民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官滿不杖一人職事亦修累遷司刑丞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

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景儉武邑人也武邑漢縣屬信都郡後漢晉屬安平郡後魏屬武邑郡隋唐屬冀州初爲益州錄事參軍時隆州司馬房嗣業徙益州司馬除書未到即欲視事又鞭笞僚吏以示威景儉謂曰公雖受命爲此州司馬而州司未受命也何藉數日之祿而不待九重之旨嗣業益怒景儉又曰公今持咫尺之制眞僞未知而卽欲攬一州之權誰敢相保徐敬業揚州之禍非此類邪乃叱左右令各能散俄而制下嗣業所除乃荆州非益州也景儉由是知名入爲司刑丞與秋官侍郎陸元方按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太后怒其不待報元方大懼景儉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文辯已定待命于外今雖欲罪臣奈明詔何

太后以爲守法擢鳳閣舍人司刑丞滎陽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釋氏以人世爲閻浮提）太后制頒於天下　武承嗣使周興羅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隋州春秋隨子之國漢爲隨縣屬南陽郡後魏置隨州）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太后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耶丁亥至龍門（龍門山在洛州河南縣界）縊殺之上金自殺太后悉殺其諸子及支黨　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其伯父士讓之孫攸暨攸暨時爲右衛中郎將太后潛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方額廣頤沈敏多權略太后以

爲類己寵愛特厚常與密議天下事舊制食邑諸王不過千戶公主不過三百五十戶太平食邑獨累加至三千戶　八月甲寅太后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癸亥殺尙書左丞張行廉辛未殺南安王穎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殺其親黨數百家惟千金長公主以巧媚得全自請爲太后女仍改姓武氏太后愛之更號延安大長公主　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藝汲縣漢屬河內郡晉以來帶汲郡東魏置義州隋廢爲汲縣貞觀初移衞州治帥關中百姓九百餘人詣闕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游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游藝所請豫王旦亦上表自請賜姓武氏戊寅羣臣上言有鳳皇自明堂

飛入上陽宮還集左臺梧桐之上（左臺左肅政臺也）久之飛向東南去及赤雀數萬集朝堂庚辰太后可豫王及羣臣之請壬午御則天樓（則天門樓也）赦天下以唐爲周改元天授賜酺七日乙酉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丙戌立武氏七廟於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妣姒氏曰文定皇后平王少子武曰睿祖康皇帝妣姜氏曰康惠皇后（補註以國號周故追祖姬氏）太原靖王曰嚴祖成皇帝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曰肅祖章敬皇帝魏義康王曰烈祖昭安皇帝周安成王曰顯祖文穆皇帝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妣皆如考謚稱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攸寧爲建昌王士讓兄孫攸歸重規載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緒攸止兄孫延基等六人皆爲郡王諸姑姊皆

爲長公主初太后幼時母楊氏令衣男子服使袁天綱相之天綱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徹不可易知試令行步於是步於牀前仍令舉目天綱大驚曰此郎君子龍睛鳳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此郎若是女身必當爲天子　太后以司賓卿溧陽史務滋爲納言溧陽縣漢屬丹陽郡江左因之隋平陳廢丹楊郡以溧陽縣屬宣州鳳閣侍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給事中傅游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游藝與岑長倩右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勖左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侍御史來子珣等並賜姓武氏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游藝朞年之中歷衣靑綠朱紫一年之間自九品歷至三品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后敕改州爲郡或謂太后曰陛下始革命而廢州不祥以州周同音也太后遽追止之命史務滋等十人巡撫諸道　冬十月甲子檢校內史宗秦客坐贓

貶遵化尉（遵化縣屬欽州隋開皇二十年置）弟楚客亦以姦贓流嶺外　丁卯太后殺流人韋方質（考異曰舊傳云配流儋州尋卒今從統紀新本紀）　辛未內史邢文偉坐附會宗秦客貶珍州刺史（珍州漢夜郎郡地貞觀十六年開山洞以舊播州城置珍州及夜郎縣以縣界有隆珍山因名舊志珍州至京師四千一百里東都三千七百里）頃之有制使至州文偉以為誅己遽自縊死　壬申太后敕兩京諸州各置大雲寺一區藏大雲經使僧升高座講解其撰疏僧雲宣等九人皆賜爵縣公仍賜紫袈裟銀龜袋（西域胡僧衣毛衣謂之袈裟流入中國以繒帛爲之常僧皆衣緇惟賜紫者乃得衣紫唐制給品官以隨身魚符以明貴賤應徵召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上以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佩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飾以銀五品飾以銅神龍初罷龜袋復給以魚○袈裟音加沙）

太后制天下武氏咸蠲課役　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東突厥謂骨咄祿等）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

羅收其餘眾六七萬人入居內地太后以為右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為酷吏所陷當族太后使鳳閣舍人韓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君若失旨禍將不測不可不為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於非罪乎竟以雪之太后怒賜死秋官郎中徐有功復關爭之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出反囚當斬考異曰新舊傳有功爭行褒皆在爭裴行本下按行本得罪在長壽元年正月時周興已死矣行褒坐謀復李氏必在革命後今置于此太后雖不許亦免有功官然太后雅重有功久之復起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賀　十二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漢哀帝自稱陳聖劉

太平皇帝尊號蓋昉于此太后以女主而受尊號尤爲非古是後元宗自先天三年至天寶十三載五十年間六受徽號人主遂視爲故常矣旗幟尚赤甲戌改置社稷於神都辛巳納武氏神主於太廟唐太廟之在長安者更命曰享德廟考異曰案實錄明年三月己丑改唐太廟爲享德廟據此已祔武氏七廟主不當至明年三月方改唐廟新本紀十月辛未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今從唐統紀四時唯享高祖已下四廟餘四室皆閉不享周室宣帝元帝光帝景帝也又改長安崇先廟爲崇尊廟乙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從祀武氏祖宗配饗唐三帝亦同配　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眞以酷吏縱横上疏以爲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恐有凶慝陰謀離間陛下君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王必三宥然後行刑記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比日獄官單車奉使推鞫既定法家依斷不令重推或臨時專決

不復奏聞如此則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儻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以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生殺之柄竊人主之威案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國之利器輕以假人恐爲社稷之禍太后不聽　饒陽尉姚貞亮等數百人表請上太后尊號曰上聖大神皇帝太后不許　侍御史來子珣誣尚衣奉御劉行感兄弟謀反皆坐誅　是歲太后以右衛大將軍泉獻誠爲左衛大將軍太后出金寶命選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右玉鈐衛大將軍薛咄摩咄摩復讓獻誠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獻誠高麗泉男生之子咄摩薛延陁之種故云然請停此射太后善而從之

辛卯嗣聖八年太后天授二年春正月地官尚書武思文及朝集使二千八

百人表請太后封中嶽　己亥太后廢唐興寧永康隱陵署官元帝陵曰興寧光帝陵曰永康興寧陵在咸陽永康陵在三原北十八里唐諸陵有署令一人從七品上府二人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輦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又有陵令一人掌山陵率令戶守衞之丞爲之貳存疑隱陵隱字疑衍或是二字唯量置守戶　左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　初納言史務滋與來俊臣同鞫劉行感獄俊臣奏務滋與行感親密意欲寢其反狀太后命俊臣并推之庚子務滋恐懼自殺　或告文昌右丞周興與邱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伏罪法當死太后原之二月流興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先是左史江融耿介正直爲人所羅織興

誣奏坐死將斬於市融請奏事以冀引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而枉死死不舍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蹭音措去聲蹬音鄧）行刑者踏倒遂坐起如此者三乃絶雖斷其頭仍怒不息無何而興敗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興元禮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太后亦殺之以慰人望　太后徙左衛大將軍千乘王武攸暨爲定王　太后立故太子賢之子光順爲義豐王（考異曰舊傳爲安樂王今從唐歷統紀）　甲子太后命始祖墓曰德陵睿祖墓曰喬陵嚴祖墓曰節陵肅祖墓曰簡陵烈祖墓曰靖陵顯祖墓曰永陵改章德陵爲昊陵顯義陵爲順陵　天后追復李君羨官爵（君羨誅見一百九十九卷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夏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癸卯太后制以釋教開革命之階（謂大雲經也）升於道教之

上太后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長安　丙辰太后鑄大鐘置北闕　五月太后以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擊吐蕃中道召還軍竟不出　六月太后以左肅政大夫格輔元爲地官尚書格姓也與鸞臺侍郎樂思晦鳳閣侍郎任知古並同平章事思晦彥瑋之子也樂彥瑋見二百卷高宗顯慶元年　秋七月太后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洛陽　八月戊申納言武攸寧罷爲左羽林衛大將軍夏官尚書歐陽通爲司禮卿太后改太常爲司禮兼判納言事通詢之子也　庚申太后殺玉鈐衛大將軍張虔勖來俊臣鞫虔勖獄虔勖自訟於徐有功俊臣怒命衛士以刀亂斫殺之梟首於市　義豐王光順嗣雍王守禮永安王守義長信縣主等太后皆賜姓武氏與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庭者十餘年守禮守義光順之弟也　或告

地官尚書武思文初與徐敬業通謀甲子太后流思文於嶺南復姓徐氏（思文改姓見上卷） 九月乙亥太后殺岐州刺史雲宏嗣來俊臣鞫之不問一款（獄辭之出于囚口者爲款款誠也言所吐者皆誠實也） 先斷其首乃僞立案奏之其殺張虔勗亦然敕旨皆依海內鉗口 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傅游藝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所親告之壬辰下獄自殺 癸巳太后以左羽林衛大將軍建昌王武攸甯爲納言洛州司馬狄仁傑爲地官侍郎與冬官侍郎裴行本並同平章事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先是鳳閣舍人修武張嘉福（修武漢山陽縣地修武古地名也魏晉以名縣唐屬懷州杜佑曰懷州修武縣本殷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于甯故曰修武漢山陽縣故城在縣西北） 使洛陽人王慶

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文昌右相同鸞臺鳳閣三品岑長倩及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奏請切責上書者告示令散太后又問地官尚書同平章事格輔元輔元固稱不可由是大迕諸武意故斥長倩令西征吐蕃未至徵還下制獄承嗣又譖輔元來俊臣又脅長倩子靈原令引通等數十人皆云同反通爲俊臣所訊五毒備至終無異詞俊臣乃詐爲通款冬十月己酉長倩輔元通等皆坐誅王慶之見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慶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爲嗣乎太后諭遣之慶之伏地以死泣請不去太后乃以印紙遺之曰欲見我以此示門者自是慶之屢求見太后頗怒之命鳳閣侍郎李昭德賜慶之杖昭德引出光政

門外洛陽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以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考異曰舊傳云延載初鳳閣舍人張嘉福令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少數百人詣闕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則天不許唐歷昭德永昌元年自御史中丞貶振州陵水尉實錄長壽元年始爲相舊傳杖殺慶之在爲相後按御史臺記昭德自中丞轉鳳閣侍郎蓋謂貶陵水尉尋召還爲鳳閣侍郎也杖殺慶之據御史臺記乃是爲鳳閣侍郎時非爲相後也舊傳或以載初爲延載慶之上表或在載初年實錄氏岑長倩格輔元之死說及耳今參取實錄御史臺記及舊傳之語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爲然昭德乾祐之子也李乾祐即貞觀初赦裴仁軌者也

壬辰太后殺鸞臺侍郎同平章事樂思晦右衛將軍李安靜安靜綱之孫也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

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太學生王循之上表乞假還鄉太后許之狄仁傑曰臣聞君人者唯殺生之柄不假人自餘皆歸之有司故左右丞徒以下不句左右相流以上乃判爲其漸貴故也彼學生求假丞簿事耳（唐國子監丞從六品下主簿從七品下掌判監事）若天子爲之發敕則天下之事幾敕可盡乎必欲不違其願請總爲立制而已太后善之

十一月戊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

十二月太后立故于闐王尉遲伏闍雄之子璥爲于闐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四終